

光阴易碎

◎尹文阁

瓦屋
像时光磨凹的痕
突兀，安静

它的檐角
托举过二三朵槐花，一弯月光

那时
小瓦，黑与灰错落有致
窗户开合自如
每天都沐着晨光和落霞

光阴散去
断墙上云影斑驳
洋槐东倒西歪，腐叶委顿
屋顶上的炊烟，瘦成一根池塘的麻绳

牵引着
嘘哺的过往再一次风生水起

月抚中原

月色碎在南窗
喧嚣，被洒落屋檐下的鸣鸟
抬高了九厘米

风还在枝头奔走
啄木鸟，没明没夜叮叮当当
把时间都养在皱纹的树杆上

月抚稻浪，翻滚如话语
灼热，滚烫

世事如木柱
磨去了太多的青涩
一堵矮墙
挡住了蒿草漫向老屋的汹涌
母亲在院里
栽的豌豆藤着月色都嘟噜了下来

一豆灯火，还亮着
没有衰老
给游子多少耐磨的喜悦和光阴

胭脂

小雨滴落
在书房的窗玻璃上
它的流物与顿挫
把中原的风雨声洒向斑斓和辽阔

一只鸟，衔枝枯枝
站在窗台
被我惊扰，倏尔飞了
留下一小片空寂

那盆吊兰
与荡漾的风纠缠不清
像是抒情

雨声渐渐小了
我靠近窗边，看见一树樱花
像是被小雨稀释的胭脂

美好

堤岸上椅子空着
影子几乎接近了地平线
湖面空旷得像梦
晃动几片身影
晚霞点燃了一湖半绿半枯的芦苇
鸟鸣，从苇杆上滴落
像枯枝上新冒出的叶芽一般脆
十几只野鸭，或缓或疾
唧唧地啄水，啜饮着湖面上的波光
渔网不时旋落，仿佛美好盛开在涟漪里
缓慢的薄暮，是堤林没听过见的草尖
一株芥菜和蒲公英在石缝间拉手
望向它滴下来的余光
几株紫鸭跖草，偏安在堤岸一隅
闭目，抱拳，像在做晚祷
南海禅寺的钟声，响了
有些闷，好像沾满了潮湿的露珠
我在岸边悠闲地走走，停停
看淹在湖里的几束星火
把宿鸭湖水面上的风磨得更细
更美好

闪烁

每当夜幕降临
繁星缀天
蝙蝠开始在庭院上空飞来飞去

一张餐桌上
青椒和豆角炙热在盘子里
院里菜地里，没采摘的
在扎起的木架上垂着

一家人围桌而坐
在一口水质清冽的小井旁
边吃边聊地里的庄稼和小满的节气

我最爱吃的
蒜泥凉拌丝瓜
母亲做的，二十多年就没再吃过了

还记得农闲时跟着奶奶
去姑姑家，要趟过一条小河

像一场闪电般的温馨的梦

多年蛰居于远离家乡的小城
不知今晚庭院上空的星星
是否闪烁得更明亮一些

初夏

◎路志宽

蛙鸣

莹光如灯，蛙鸣此起彼伏。
初夏的夜晚，就是一截清凉的清风明月蝉蛙齐鸣的时光。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一望无际的庄稼，在悄无声息地疯长，这就是一个生长希望与梦想的季节，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农人，心中正在酝酿一个丰收的梦。

虫鸣唧唧，草木郁郁葱葱，春天的羞涩，已被一扫而尽，夏日的火辣，向每一个热爱生活挚爱生命的人，敞露心扉。

无数的花朵，吐露自己最芬芳最美丽的心事。蛙鸣，不知疲倦，仿佛被它们的叫声一喊，就是一片丰年之象了。

呱呱呱……的叫声，仿佛是一道别样的剑光，刺破那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朝阳的光芒，喷薄而出……

碧莲

难得的凉风，轻轻一吹，一塘碧莲，摇摇晃晃，那芬芳的莲花啊，于粉黄白的色彩中，将自己的美，做着最迷人的演绎，目光陷入，心灵沉醉，一朵莲蓬上，藏着一颗洁净的灵魂。

无数的蜻蜓来访，早在千百年前的宋朝，这些蜻蜓就在那些尖尖角的小荷尖上伫立着了。此刻它们的飞舞，给了这静态的池塘与碧莲，一些灵动之美。

若遇到一场雨，那意境就更美了，无数的雨滴，轻轻地敲打着这碧莲的心事，不用倾诉，能读懂一朵莲花的人，内心都是干净的。

以无尽的诗情画意，在你的目光里铺展，此刻，与她们静处，不管是沉思，还是静观，亦或是赏读，都是一种纯粹而静心的享受。

今生，愿将自己的一颗心，放进这一朵朵的碧莲里，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干干净净轻轻松松。

麦田

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这麦田上，呈现出的是一望无际的不断翻滚的麦浪。

那些绿色的麦子，正在用自己的疯长，来回报勤劳朴实的乡亲，对于这片土地，他们同样爱得深沉，虽然这些年来，自己一直都在外面漂泊流浪，但是我却一直未曾忘记，自己的根，和这些麦子一样，都在乡下，都扎根在泥土里。

一声声的鸟鸣，吟唱着一段诗意田园的岁月；一声声的牛哞，厚重着一截汗珠子砸脚面的日子。一口老井里，蓄满的不仅仅只是清水，还有乡下人家一段记忆里的过往。

思乡的日子里，儿时跟随着大人麦田里浇水时的声音，总是在自己的耳边回响……

数不清的麦穗啊，不仅仅养活了我的生命，也滋养了我的心灵，我的骨子和灵魂里，都有着一种麦穗知恩图报的营养……

桃花江上

◎周天红

其实，桃花江不是一条江，是一条溪。

顺着斗岩高坡和茂林绿竹，一条小溪流弯弯拐拐从大山里流出，从西往东绕着村子口绕着几个回水沱，形成一地一坝的好田好土和好人。村子里居住着二三十户上百号人，依小溪而生，饮用水，浇庄稼，喂牲口，都离不开那条小溪。就是洗衣洗菜或是洗个农具，离了那一溪之水，又能拿到何处去呢。习惯了，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祖祖辈辈都习惯与溪水共生共长，过着靠水而居简单而幸福日子。

桃花江说是一条小溪，那是平日里的的事儿。真要是山谷里发大水的时候，那小溪能吞下半个村子。闹得最厉害的年月，洪水涨过了村子口的大半个大晒坝，吓得全村人都搬到了后山的山洞里过了大半夜。那时的小溪，几岩几坝都洪水涛涛，冲农田，毁庄稼，垮山林，有时牛羊啊猪等牲口都冲进了浪子里找不着，那就吓人了。这种事也不是没闹过。那年发大水，大下午，村子东头的张二叔还在溪边洗着锄头唱着山歌。洪水说来就来了，张二叔没处躲，灵机一动，赶紧往那棵老桃树上爬，裤子都冲去了，才逃过一次灾难。

那棵老桃树是桃花江名字的起源，就是桃花江的根儿。溪边有桃，桃边有溪，“桃花江”，多好听的名字。后来，除了那溪，一个村子都叫着桃花江。那桃树主干要一个大汉子合抱才能抱住，枝杈杈呀叶的，像一把巨伞，好几里地都能见着。桃树可是个好去处。树下溪边洗东西，树下有一块大石头能坐着歇息，树上还可以爬上爬下活动活动。爬上桃树，几里地来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桃树下是村里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干庄稼活困了累了烦了，坐下来，吹吹凉风，抽抽叶子烟，再拉拉家里地里山里山外的听到的见到的看到的事儿，那就热闹了。说着庄稼地儿的那些事儿，种什么，吃什么，卖什么，往哪里卖才能卖个好价钱。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地说着。说着说着，

就有人忍不住要高歌一曲：桃花江边桃花村，桃花林里桃花人；若是小妹来见了，隔山隔水都要望一程。你唱上一曲，我也要来上一声：桃花长在桃花岭，冷冷清清远行人；妹妹相约明年见，摘朵桃花半夜明。歌啊曲的唱罢，你提锄头我扛犁头，庄稼活儿又都忙开了。

桃花江边庄稼地的收成，那是跟桃花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桃花江溪沟里没水了，那就是旱季。青菜白菜玉米稻谷的，苗苗叶叶都萎了，让人心痛。庄稼地的苗啊瓜呀果的，长得再旺盛再粗壮再喜人，要是桃花江发了大水，大半的庄稼地都冲了淹了毁了，一季的农活儿就都白忙了，气得让人直哭天。哭天又有什么用处，风云雷电，阳光暴雨，那都是大自然的现象，不好把控。所以，乡下人才有俗语云：靠看天老爷的眼色吃饭。

如果不想靠天吃饭，那就得想办法。早些时候，村里人真就有人动了脑筋，想顺顺当地吃一口大自然的好饭。正对着村子口，就在那棵老桃树旁边是一个大的回水沱。村里有名望的人，爬山涉水，去几十里地界外找了风水大师。大师在村里转了七天七夜，来了灵感点化了村里人，就在那个回水沱的地方修座桥。用大师的说法，小溪似龙，龙在村里绕来绕着，形成了七个回水沱，那修桥的地方，正好是龙的“七寸”之处。修了桥，压住了龙的关键部位，还能兴风着浪？那老石桥，设计也精致，单桥面，九个桥孔，村子里二三十里地界出了名的九孔桥。九孔桥，也有“九龙治水保一方风调雨顺”之说。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望和传说罢了。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修了那座桥，疏通了回水沱，洪水能顺畅地流出村子，灾害自然就少多了。传说很美，桥也确实确实是桃花江的一道风景。九个石孔，中间那个最大，左右四个均匀。石桥的桥头两边，各有一对石狮子。听说，早些年，那石狮子嘴里的石弹子，有力气大的人能吹得

嗡嗡响，悦耳动听。后来被人为破坏，石狮子嘴里也空无一物了。

九孔桥的对岸，那真就是桃花林了。桃花江，那肯定是有桃花的。除了村子口那棵老桃树，那片桃花林可大着呢。山上地里，坡上坡下，沟头湾里，三四百亩地，全是桃花。早年，那是村里的集体果园。后来，果园改制分给了一家一户，那桃林依然旺盛。桃林是村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谁不想当宝一样爱着护着。干大集体时候，有些人还有二心。分到了各家各户，那就没有一个不上心的。有些家还把桃树的品种高接高换改良成了新品种。桃花盛开的季节，满山遍野，雪染一地。风吹花香，蜂动花海，蝶影翩翩，那是村子里最好的去处。桃子成熟之时，那些桃子嫩得像大姑娘脸蛋子一样，粉嫩嫩，诱人哟。看桃花，吃桃子，买桃子，那片桃林，热闹了桃花江一整个村子大半年的时光。

闹着初蕾或是盛开的桃花香，追着花蝴蝶或是红蜻蜓，看着阳光或是最后的一朵彩云飘过西山顶，一天的日子像梦一样就过去了。

在老石桥上左左右右地数一数桥孔，九个，真是九个。再在石狮子或是那棵老桃树上爬一爬，随手摘片桃子树叶放在嘴里吹一吹，就感觉自己像村子口大坝里放的电影人物，有着仙侠味道一般飘飘然。

偶尔下到桃花江里，摸螺蛳捉鲤鱼捉虾子，要是运气好还能抓住几条黄鳝泥鳅，那就高兴得翻了天。趁着高兴，再洗个澡，与几个小伙伴打两场水仗，弄个脸红鼻子都是泥呀草呀水的，心里就特别舒服。当然比成天被大人盯着去干农活儿舒服多了。

这些的那些，都是桃花江留给自己美好的记忆。

一条小溪，一个村子，桃花江，像长进了自己的血液，无法忘却，无处忘记。因为那里曾有过自己最美好的童年和玩伴儿。

老槐树下的欢乐时光

◎胡红卫

“槐柳阴初密，帘栊暑尚微”，当绿荫推开夏天的门，又想起我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它承载了我儿时太多的快乐时光。

那一棵粗壮高大的洋槐树，紧挨着南屋窗户，母亲说是盖好南屋那年栽的。我记事时，已经一人搂不过来了。到了夏天，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满院的阴凉，像宽厚仁慈的长者一样护佑着我院落，多年以来，那充满无忧无虑笑声的场景，经常会萦绕在心头。

早晨起来，父亲会洒一院的清水，等完全渗下去后，母亲用笤帚，细细的扫干净，青砖砌就的连着四个屋门的小甬道，就愈发显得青黑了。在树根的前面，父亲放了一块长方形的大青石，已经磨得溜光，母亲就用抹布仔仔细细擦干净，放上几个小垫子，躺着坐着，甚至翻两个滚，都绰绰有余。那时候，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我们一天三顿饭都在老槐树下吃，兄妹几个都抢着坐呢。

这棵老槐树，树干高过房顶，树冠上浓密茂盛的叶子，让院子里很清爽，就连邻居们也都喜

欢来串门，坐在大青石上，父亲便吃着吃饭的地桌，摆上茶水，拿出他的“戏匣子”，听听样板戏，说说国家大事，唠唠当年的收成。母亲拿出她的缝线筐，缝件衣服，纳个鞋底，和老姐妹们讨论着衣服样式，顺手再剪个鞋样出来，东家儿子什么时候娶媳妇啦，西家的闺女回娘家住满月来了，高门大嗓的好不热闹。夏天的中午，说不定有人靠在树上去会周公呢，我们还会调皮的给他用墨水画上“浓眉大眼，黑胡子，翘嘴角”，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笑的他醒来一头雾水，还有一个劲的追问有什么高兴事呢。

有几个胆大的男孩子，爬梯子上房顶，将一兜槐花，吵着自己的母亲蒸苦累吃。剩下我们几个女孩子，只好在院子里耍“跳房子”，要么就用哥哥做弹弓剩下的皮筋“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跳的不亦乐乎，那些裹着小脚的老太太们羡慕的直说“现在的闺女们多幸福啊”。对了，老槐树上还会有“吊死鬼”（一种虫子），挺吓人的，吐出丝来，悬挂在树枝上，有时

会掉在人们头上、衣服上，不过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会把它们吃掉。槐花落后，就结出一串一串的槐豆，哥哥们从树上扯下来一些，用石头砸烂豆荚，掰开豆子，里面有一层白筋，可以吃，虽然没什么味道，但很筋道。

夏天的晚上，偶尔也会在老槐树上捉几个蝉蛹，放在灶膛里烧熟，养梁骨上的两块肉可香了。躺在树下的大青石上，望着满天繁星，听母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知道了天上的星星都有故事和名字，月亮上还住着嫦娥玉兔，在不知不觉中睡意袭来，进入梦乡，母亲有一下没一下的摇着扇子，驱赶着蚊子……

幼时的我，在老槐树下，读书写字，下棋，纳石头子，丢手绢，捉迷藏、堆雪人……后来，因为要给哥哥盖新房，父亲决定把老槐树卖掉。那时我已经离家在外求学，听到这个消息，惆怅了好长时间。如今，我们兄弟姐妹都长大成家了，老屋也早已经没有了，惟有老槐树下的欢乐时光，缝绻在心头，岁月愈长就愈怀念。

